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

人間失格—淺談太宰治的寫作心理層面

作者：

毛宜蕾。曉明女中。一年丁班

葉心翔。曉明女中。一年丁班

指導老師：

徐世玫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接受這個世界吧！」(劉子倩, 2013), 身在一個大地主家庭, 卻因為一些因素的影響, 讓他在自己的人生當中處處委曲求全、荒廢墮落、自暴自棄, 被稱為日本文學界無賴派之首的他, 每天喝酒度日, 還曾經四次自殺未遂, 但他卻極富寫作之才, 短篇《逆行》曾入圍芥川賞的候補作品, 其他代表作更是在二次大戰後造成了文學界廣大的迴響, 使我們不經好奇, 是什麼樣的因素造就了如此特別的他, 所以我們決定著手進行對太宰治心理層面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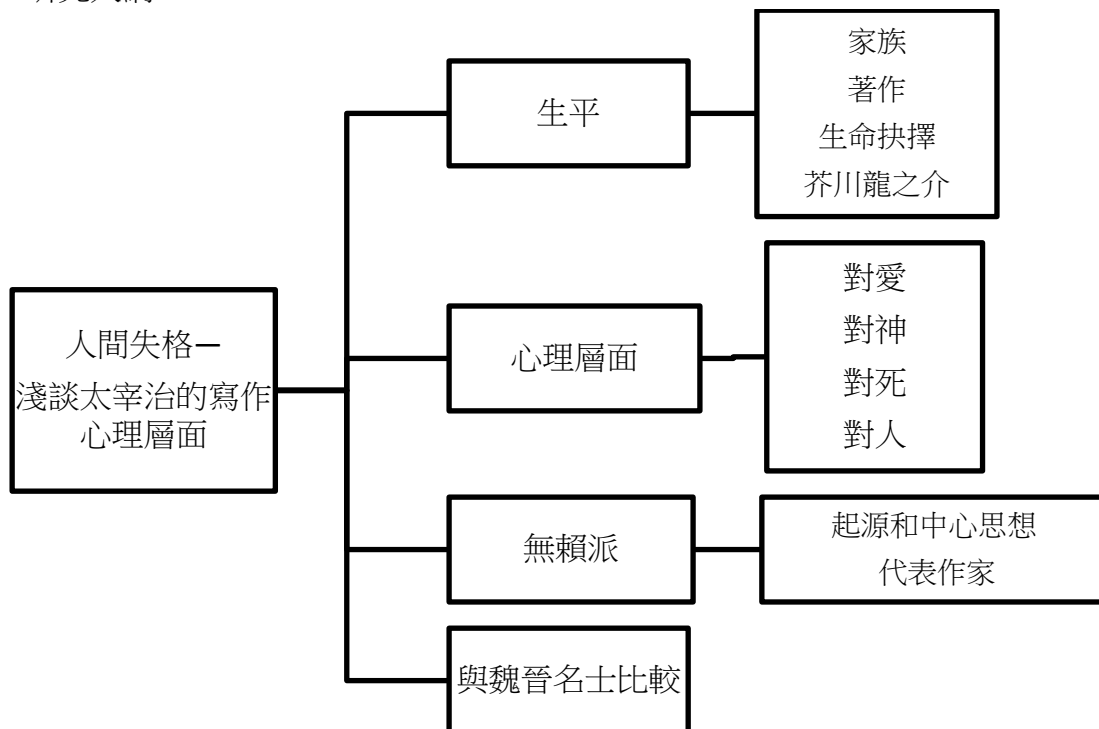
二、研究目的

一個人的個性及心理狀態或多或少會對其寫作風格產生影響, 所以我們決定要透過他的人生故事去探究他寫作的心理層面及他對「人」、對「愛」、對「神」、對「死亡」等等的看法。

三、研究方法

因為太宰治是一位已故的作家, 所以我們只能透過他的文章及後人對他的評論去了解他。我們借了幾本他最負盛名的作品及透過網上資料的查詢, 並藉由比對其文章的創作時間了解去太宰治不同的人生階段所產生的價值觀, 並將研究的心得寫成研究報告。

四、研究大綱



貳●正文

一、生平

(一) 家族

「我出生時就是人生的高峰。先父是貴族院議員，他用牛奶洗臉。他的兒子過得一天不如一天，需要靠寫文章掙錢。」(劉子倩，2013) 太宰治生來就是津輕當地的望族，但因為是么子，並未享受到貴族的財富地位等好處，且母親因病療養，從小由姨母照顧，缺乏母愛的生長環境再加上父親的早逝，也對他往後的人生產生極大影響，身在大地主家庭的他，並沒有因此而比較滿足，反而認為他所享有的富裕是愧對世人的，在如此矛盾的心理之下，參與昭和初期興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成為他擺脫社會多餘人意識的一種方式和出口。因為身分得不到認同及傳統觀念對他的壓迫等原因，他會在文章中嚴厲地否定任何他認為虛偽和矯揉造作的行為，有時也對自己和家族產生批判性的思想，且身為富家子弟的他自認個性軟弱、羞怯、因自小衣食無缺導致不懂人情世故而難以與人親近、毫無生活能力，這樣的生活對他產生極大的壓力與痛苦「我從小一直在想的都是如何告別人世的念頭。」(劉子倩，2013) 所以太宰治的文章處處隱含自我破壞及自我毀滅的思維，也產生了太宰治所謂的厭世主義。

(二) 著作

太宰治的作品大致分成三期，第一期是從1932年退出共產黨運動專心寫作，並出版處女作《回憶》開始，相繼完成《晚年》(1936)、《虛構的徬徨》(1937)、《二十世紀旗手》(1937)，短篇《逆行》(1935)更曾被選為芥川賞的候補作品，這個時期也有「自我破壞時期」這種說法，太宰治對於身處的社會及自己的人生深感不安和懷疑，也是在這個時期，太宰治被推崇為「天才作家」。第二期是自1939年恩師井伏鱒二作媒，與教師石原美知子結婚，生活安穩，寫作進入了安定的時期，此時期的文章風格較少頹廢、悲觀的用詞，著有《愛與美》(1939)、《皮膚與心》(1940)、《新哈姆雷特》(1941)、《富嶽百景》(1943)、《津輕》(1944)，1939年，其著作《女學生(女生徒)》獲得第四屆北村透谷文學獎，第二期到發表《御伽草紙》、《惜別》。第三期從戰後1945年開始，當時正值政治混亂、反對天皇的時期，日本無賴派文學興起，太宰治完成多部反對傳統禮俗的悲觀厭世之文，被後人稱為無賴派文學之首，此時期是太宰治文學創作之巔峰時期，因其完成《斜陽》(1947)、《維榮之妻》(1947)、《櫻桃》(1948)、《人間失格》(1948)等多部代表作品。

(三) 生命抉擇

從太宰治的多部作品來看，一直不乏自殺的情節，而這也與太宰治的真實人生相同。太宰治曾經四次自殺未遂，第一次是在1929年，太宰治試圖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再來是在1930年相約咖啡店女招待日津子投河殉情，太宰治被漁夫救起，但女方卻命喪水中，跟小說「人間失格」裡的情節不謀而合，第三次也是1930年，因為他應徵報社記者失敗而在鎌倉山自縊，但是仍然沒有成功，1937年，太宰治第四次自殺，他與在1927年相識的藝妓小山初代殉情，結果兩人都沒有得逞。雖然太宰治多次自殺未果，但最後仍選擇與女讀者山崎富榮一起投河殉情，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太宰治的「悲劇英雄」意識，「我因鞭答自己而感到喜悅，

喜悅自己的無處逃避—其中有莫大的驕傲在身處罪惡時。」(紀德, 1982) 對於太宰治來說, 現實生活盡是人性的醜惡與偽善, 而自殺是提高自己身為人的價值的最好方式, 或者可以說是遠離痛苦的一種解脫吧。

(四)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是太宰治青年時期最喜愛的作家之一, 彼此的人生經歷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兩者皆是以自殺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太宰治和芥川龍之介在死前都曾受過病魔的折磨。他們都曾在著作當中提及聖經, 芥川龍之介病重時, 耶穌對他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信仰, 他曾讚美耶穌為「古今罕見的珍奇傳道人」。兩人都是悲觀主義者, 因為童年時期缺乏母愛的關係, 對人生產生極大影響, 進而造成悲觀的心理, 且皆強烈反對傳統的禮俗。

二、心理層面

(一) 對愛

「在生活中, 我一直在思考愛這件事, 不只是我, 想必誰都會想吧。」(劉子倩, 2013) 太宰治曾經殉情三次, 對愛情有很多的想法, 他的愛情觀是隨著不同的寫作時期及角色塑造而改變的。太宰治晚期的作品較為悲觀, 對愛, 太宰治認為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必經過程, 就像是在盡義務, 甚至覺得愛會帶來痛苦。他曾描寫「愛」是一件複雜的事, 並非一般人能理解的, 是神才能理解的特殊情感。他批評時下年輕人口中的愛是膚淺、陳腐做作的, 並非他所謂真誠的愛情。以頹廢厭世風格著名的太宰治, 有時認為愛情只是一時衝動, 隨時會消失的, 有時卻又非常看重, 尤其是著作《斜陽》中所謂不道德的愛情, 他覺得這樣的愛是一種精神的革命, 我們認為太宰治晚期對於愛情的看法較為鮮明也較能符合無賴派反對傳統禮俗的革命思想。

(二) 對神

太宰治的作品中常常提到聖經, 也常常摘錄聖經的故事來講述道理, 但外界的學者多數認為他並不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 基督教的中心思想是神的救贖, 可太宰治嚮往的卻是神的懲罰, 所以他的文章常表示《地獄》的論點, 而這也就是所謂的犯罪意識, 更養成了太宰治自殺、酗酒的行為。因此神的信仰對於他來說僅是一種心靈的解放, 亦可說是文學以外的統合分裂自我的方式, 也滿足了他對悲劇英雄意識的渴望。「我總認為, 自由思想創始的根源, 乃是在於耶穌基督。」(劉子倩, 2013) 太宰治不斷提及的是思想解放, 而無賴派的革命亦是恰巧給了他一雙翅膀, 使他遠離人的庸俗, 往神的方向飛去。

(三) 對死

「人靠著死亡完成。活著時, 全都未完成。」(鄭美滿, 2010) 與其提起太宰治的五次自殺經歷來論死, 不如說是因為他早已看透了死亡, 才踏上自殺之路。死亡給他的解脫勝過他對死亡的恐懼, 因為死亡對他來說象徵的是一種生命的完整, 而自殺無非是更完美的結束, 並將分裂的自我合而為一, 因為這是提早離開他所厭惡的人世的唯一方法, 太宰治認為比起其他死亡方式, 自我毀滅更容易得

到人們的肯定。反對人卻又渴望人的讚揚，或許這就是太宰治心理上的矛盾吧。

「或許正是由於痛恨自己無用的軀體，因此才會不假思索地想狠狠折磨它吧。啊！真想早點死去！」（王淑儀，2014）太宰治在世時，曾罹患肺結核，病痛的折磨，更加深了他想死的決心。五次自殺中，有三次是為了女人，也有女人為他而死，如此更喚起心底的罪惡感，驅使他漸漸靠近死亡的邊界。他認為身為一個男人，每天都在辛苦的戰鬥，為了生活、為了妻小，但生活對他來說，是從來沒有贏過的戰爭，結婚以後，庸庸碌碌，兢兢業業的趕稿生活促成了太宰治心裡很大的壓力，他融入他所謂世俗的人群中，使他一點一點的喪失了遠離俗世的清高理想。「活著，是很辛苦的。處處纏繞鎖鏈，稍微一動，便有血噴出。」（鄭美滿，2010）因此、他越來越想離開這個令他失望的世界，才會一步一步地走向自裁的絕境。

（四）對人

在太宰治的小說《人間失格》中有提到，太宰治從小對人有很深的恐懼及厭惡，所以只能以搞笑的方式來逃避，而現實中的他確實是如此，他害怕人類的虛情假意、害怕人們矯揉造作的應對方式，也害怕以真心待人，更厭惡人的愚蠢。而酒精、嗎啡便是他找的安然身處於這個世界的最好方式。我們認為太宰治的作品中常常提到真實的人性，以及他通樣身為人的無奈，而他的想法是悲觀的，他覺得人不會真誠的對待另一個人，每個人就像是身上帶著刺一樣，靠的越近，給彼此的傷害就越深，就是被這樣的想法壓得喘不過氣，太宰治才會選擇傷害自己，也許對他來說，這樣自己和旁人都會比較好過吧。「所謂的大人，一直都是在這種不得不保持體面的狀況下勉勉強強活著吧。」（楊偉、蕭雲菁，2010）生活中，總有不得不成全之處，而這樣對一般人來說是磨練，但是對太宰治來說卻是一種痛苦，或許就是因為太宰治克服不了「人」這一關，才會讓他短短三十九年的人生當中到處碰壁、辛苦掙扎吧。

三、無賴派

（一）起源和中心思想

又稱新戲作派，是二戰之後盛行於日本文壇的文風，因應當時的時代潮流，日本戰敗，人們對於當時的天皇體制產生不信任之感，「只要天皇制繼續存在，只要這種歷史的詭計在日本的觀念中繼續起作用，就不可能指望日本開放出人和人性的正確花朵。」（葉渭渠，2009）舊有的價值觀在一夕之間崩潰瓦解，個人主義高漲，社會失去原有的秩序，人民心裡的徬徨和不安，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中形成了一種頹廢、不在乎傳統道德觀念的無賴文風，且戰後文學發展蕭條，有人用一句話來表述無賴派思想：「自由思想的本來姿態就是反抗精神，是破壞一切的思想。是作為壓制，束縛的一種反應，與此同時發生鬥爭性質的思想。」無賴派的中心思想是「革命」，一心想反抗束縛自己的一切事物，但太宰治不同的是，他總是為了反抗而反抗，不管是以前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是而戰後的無賴派思維，太宰治並非選擇站在誰的立場，也並不是真正關心自己參與的議題，而是緣於一種心底的反抗意識，讓他不得不藉由文學來抒發。

（二）代表作家

1、作家

(1) 太宰治

無賴派中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無賴派時期是太宰治文學創作的第三個階段，作品大多充滿厭世、頹廢的風格。著有：《維榮之妻》、《人間失格》、《斜陽》、《櫻桃》等代表作。

(2) 坂口安吾

著有：《墮落論》、《白癡》，著作中有一句話我們認為非常符合當時的社會情勢，如：「日本墮落下去是必要的，人必須發現自我。靠政治拯救之類是表面的糊塗的。」（葉渭渠，2009）是無賴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3) 織田作之助

著有：《世態》、《周末夫人》，曾經說過：「文學本來就是戲作。」（葉渭渠，2009）因此「無賴派」又被稱為「新戲作派」。

2、常見誤解

無賴派並不是這些作家刻意組的，他們很可能根本不認識彼此，無賴派是後人將同一時期文風相同的分類的結果，無賴派之名是取自太宰治的一句話：「因為我是無賴派，我要反抗戰後的風氣。」被後來的作家稱為「無賴派宣言」，「無賴派」一詞因此傳世。

四、與魏晉名士比較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有名的動盪不安且戰亂頻繁的時代，剛好與二戰後日本的社會情勢類似，而魏晉許多像太宰治和其他無賴派作家一樣看似不在乎，其實是經過了一番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之後做出的妥協，雖然痛苦但他們卻又是極富才華並且心思敏銳的天才作家。就拿太宰治來說，我想他們之間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魏晉名士對於自己的目標和價值觀是明確的、是早已下定決心要去做到的，但是太宰治卻一生都在猶豫、徬徨、自責、後悔，它的心理是矛盾分裂的，可是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的信仰都是文學，是文學讓魏晉的名士可以抒發憂鬱的心情，也是文學讓太宰治逐漸找回統一的自我。

參●結論

「啊啊，我是真的，其他的種種一切皆如絲絲飄渺流雲，甚至是生是死，亦無法分明」（劉子倩，2013）這就是太宰治，看似淡泊的看待世間種種的一切，但是我們覺得他其實是太重視了，太執著於自己富家子弟的身世，過份地在意人與人之間應對進退的矯揉造作，在心裡支撐自己的那一份力量才會一點一點的流失，驅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自殺之路，我認為將這個視為是天才作家的特質未免太隨便了。所以經過幾個月時間的研究之後，閱讀了多部太宰治的小說、散文和後人的評論，我們發現文學界及學術界對他的評論眾說紛紜，而我們覺得太宰治的心理狀態是隨著時間不斷改變的，婚後是他人生最平靜的一段時期，但他的代表作大部分都是出現在二戰後到自殺前的那一段時間，那也是我們對他最鮮明的印象，他好像總是心存恐懼，把自己的心理壓力寄託在酒精和寫作

上，但除了這個之外，青年時期參加的無產階級主義運動也影響它很大，畢竟自己身為大地主之子，參與這樣的運動讓他不知不覺產生了「多餘人」的意識，甚至使他漸漸與人類社會脫節，在他的許多作品中常可看到關於神的思想，但他不要寬恕，他期望的是地獄般的懲罰，所以傷痛永遠無法被救贖，矛盾的心理也讓他越來越難進行自我統合，幾乎到了病態的程度，以為自己提升到了一個更完美的境界，但是看在外人眼裡，卻是頹廢不振、不顧妻小。

太宰治已經過世多年了，除了欣賞、評價他的文學作品之外，越來越多人對太宰治心裡的所思所想產生興趣，卻從來沒有人能真正了解他所承受的是怎樣的痛苦折磨，以我們的觀點來看，首先，太宰治要承擔自己是富貴家庭子弟這樣的壓力和別人的眼光，或許對他來說更像是一種罪名吧，其次，在他的一次自殺經驗中，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愛人死去，自己卻被人救活，成家立業之後，生活的消磨讓他漸漸成為自己最不喜歡的那種人，屈服於生活壓力的陰影下喘不過氣來，所以酒精成為他最佳的慰藉，但是上癮後無法自拔，強烈的失敗感襲來，混和著先前種種的挫折和傷痛，才能讓他寫出一篇又一篇讓人讀了又愛又恨，雖然風格頹廢、冷漠、自卑但總能激起人類熱血之心的神奇文章吧。

肆●引註資料

劉子倩（譯）（2013）。**離人**。台北市：大牌出版社。

王淑儀（譯）（2014）。**太宰治的人生筆記**。台北市：麥田出版社。

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1995）。**小說燈籠**。新北市：花田出版社。

鄭美滿（譯）（2010）。**維榮之妻**。台北市：新雨出版社。

周敏珠（譯）（2009）。**斜陽**。新北市：立村出版社。

楊偉、蕭雲菁（譯）（2010）。**人間失格**。台北市：新雨出版社。

葉渭渠（2009）。**新戲作派**。2015年8月28日，取自
HYPERLINK <https://goo.gl/UrTn1n>